

◎百年辉煌

旗帜

陆春祥

旗帜是人生前进的方向，是一个民族的精神指引。

1

1947年夏，炎热的日头下，30岁的瑞安人曾联松，急急赶往上海，他原是瑞安中学老师，应朋友之邀到上海现代经济通讯社做秘书。

1949年5月27日，上海解放。7月中旬的一个上午，伴着梧桐树上高分贝的蝉鸣声，曾联松走进办公室，《解放日报》上的一则启事将他的目光牢牢拽住：新政协筹备会向海内外征集国旗国徽国歌。他将启事的要求反复仔细研读了数十遍，内心升腾起想要参与的强烈渴望。曾联松虽然学的是经济，但美术基础也不错，书法绘画都喜欢，抗战时期还在丽水的一家木刻社工作过，这一次，他要用自己的激情向新中国表达他诚挚的敬意。

随后的一个多月时间，曾家小阁楼上的灯夜夜长明，他夜以继日，广泛研读各类型古今文献，并走向街头，倾听人民群众对新中国的切身感受，寻找灵感，不断设计，不断剪裁，还常常推翻原方案，仅五颗星的大小及位置排列就花费了整整一周，终于，我们见到了非常接近的熟悉画面：旗面左上方为大小红五星位置，大星中有镰刀和锤子，五星大小呼应，呈椭圆形，恰似当时中国国土的几何图形。整个旗面，既干净简洁，又主次分明，视野广阔，有气奔万里之感。8月20日，征稿截止的前九天，曾联松将八开大小的国旗设计图和说明，一并寄往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。当信件投入邮筒后，曾联松如释重负。

征集活动空前火热，投稿来自四面八方，投稿人身份各式各样，印尼、马来西亚、美洲等地的华侨也有不少，连郭沫若也积极应征。曾联松的投稿编号为1305。最终，评委们精选出32幅图案，不过，1305号最初并未入选，理由是，大旗上有苏联国旗的镰刀锤子。然而，1305号，却被筹备组中的艺术家田汉牢牢记住，田汉细看图案，突然，他高声喊道：镰刀锤子拿掉就可以了！于是，1305号变成“复字三十二号”，一起进入《国旗图案参考资料》，作为最后送审稿，送入中南海。

9月25日晚，中南海丰泽园，毛泽东召集政协18位代表商讨国旗定稿问题，广泛听取各方建议，讨论异常热烈，毛泽东指着“复字三十二号”说：这个图案表现了革命人民大团结，现在要大团结，将来



也要大团结。众人纷纷赞成。意见统一来了，五星及旗面的比例、尺寸作适当调整，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正式诞生。

2

天瑞地安。2021年3月20日上午，瑞安市西山上，细雨蒙蒙，我走进了瑞安国旗教育馆，四层2600多平方米主馆，国旗的故事一一展现，这是全国首家综合性的国旗教育馆。

迎面中央穹顶，一幅巨屏，画面显现的就是天安门广场前升国旗的影像。晴空如碧，国歌奏起，国旗缓缓上升，旗帜迎风飘扬起来了。五星红旗，中国人每日的精神陪伴。

我细看曾联松的雕像。他坐在椅子上，抬头仰望天空，右手握笔，左手拿着笔记本。我能想象，多少个夜晚，他夜不能寐，脑子里苦苦思索着国旗征稿启事中前两条的要求：中国特征（如地理、民族、历史、文化等），政权特征（工人阶级领导的、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）。而当他的情感凝聚到星星，再由星星幻化成五角星时，他的思路逐渐清晰起来，星星是一种极好的比喻，通俗易懂。他设想的国旗图案上：一颗大五角星，代表中国共产党；4颗小五角星代表4个阶层；以大星引导于前，小星环拱于后，似众星之拱北辰，犹鱼水之相融洽。

曾联松的设计，表面上看简简单单，但从哲学和美学的角度审视，却别具意味，至少，它包含了简与繁、小与大、宾与主、静与动、长与宽、红与黄等数对关系的协调与和谐。比如静与动，五星如果安置在旗面中央，则会静止而呆滞，如果

处于右上角，则感觉不稳重，有脱离感，而左上角，则昂扬上升，静中饱含动感，且居高临下，张力强大，画面有飞扬起来的感觉，看那红旗，“咫尺之内，便觉万里之遥”。

曾联松帮我们打开了设计五星红旗的所有秘密。

在“五角星绘制方法分解图”前站定，即便唱过多遍的《歌唱祖国》，也从来没有如此仔细地看五星红旗是如何制成的。一队小学生正参观作笔记，不少成人也在热烈地讨论。

在纳米、绸缎、棉布、春亚纺、涤纶中选择布料，再上色，再加上五角星，一面飘扬的五星红旗就制作成了。我选“棉布”，系统显示“春亚纺”，我问为什么，讲解员说这是统一规定的国旗制作材料。国旗尺寸有5种基本型号，长高比为3:2，可等比例放大或缩小。天安门广场升挂的国旗，长5米，高3.33米。

国旗代表着一个国家，含义丰富。从国旗下出来后，许多参观者都若有所思。

3

3月20日傍晚时分，天空又飘起了细雨，我走进了瑞安老城区的申明亭巷，这里是寻曾联松的出生地。

申明亭巷26号，曾宅，坐北朝南，前后三进，土木结构。104年前的隆冬，曾联松就降生在这座宅子西边的小屋中。专门写过曾联松的王键先生告诉我，曾联松家其实并不是曾宅的主人，他们只是曾家的亲戚，借住在这座大院。曾联松的祖父是瑞安著名的中医，父亲为水利工程的技术人员，12岁的曾联松自瑞安高等小

学毕业后，升入瑞安县立初中，4年后毕业，因父亲在南京工作，16岁的少年，第一次走出了瑞安，前往南京，次年考取省立南京中学高中部。3年后，曾联松考取了中央大学法学院经济系。国穷民弱，他的理想是，从经济中寻找有效的救助国家的方子。日寇全面侵华，曾联松随学校迁徙至重庆，加入地下学联，积极参加抗日救亡运动。他心中始终有信仰的旗帜，22岁就秘密加入了中国共产党，后来一路辗转，回到家乡，担任瑞安中学外国历史教师，又兼任训导主任。抗战胜利后，曾联松到了上海，情景于是就回到了开头。

13个月之后，国旗设计中选者公布，申明亭巷再一次被人记住，每逢国庆，当全中国的大街小巷五星红旗飘扬的时候，瑞安人都无比自豪，因为旗帜设计连着他们的老乡曾联松。而此后的曾联松，虽担任上海日杂公司的副经理，却一刻也不曾忘记自己的使命，不仅仅是设计，他还要求不遗余力地宣传国旗，向更多的群众特别是中小学生进行爱国主义教育，即便退休后年高体弱，只要地方有需求，他都积极宣传，国旗使他的精神时时振奋。曾联松1995年7月1日的一则日记这样写道：“清晨，应上海人民广场武警部队国旗班的邀请，与公司党支部成员一起去参加了升旗仪式，并参观了国旗班战士们的宿舍，听了战士们的思想汇报。我鼓励战士们，要不断地努力学习，要爱护国旗，让国旗永远飘扬在自己心中”。是的，国旗是理想，也是信念，更是一种精神指引。

上海山阴路145弄6号，挂着“曾联松旧居”的牌子，这是他曾居住了52年的地方。瑞安外滩，瑞安中学，瑞安国旗馆，都有曾联松的半身塑像，那是故乡人民对他最好的纪念。共和国不会忘记国旗的设计者。

4

我花了81分钟时间，看完一部22年前的老电影《共和国之旗》，这是新中国成立50周年的献礼片，王学圻主演，讲的就是曾联松设计国旗的故事。片尾有曾联松的肺腑之言：国旗是谁设计的并不重要，重要的是国家强大，国旗才伟大。

我觉得曾联松真有大智慧，国旗只是象征，只有实实在在为它献出一片火热，国旗才会增色，五星才会发光，这应该是国旗具有的真正意义。



满园节气关不住

徐礼军

师一通对话后，容光焕发的厨师一大早就钻进厨房，在面粉里加上鸡蛋，将面粉揉搓到筋度均匀后制面条。用猛火煮面，面条刚熟即捞起，过冷后炸，炸面时要掌握火候，一锅炸一团。这样炸出来的面条粗短匀称外形美观，松化洁白爽滑香口。面中有了鸡蛋，色泽变得金黄，味道浓香筋道，油炸后的面条团存放时间从一天变成四五天，还能按客人的多少取量下锅。食用时放在碗里，加入炒好的肉末、香菇、葱花、蔬菜等，用滚烫的肉汤冲入再焖小会儿，就成一碗香喷喷的面条了。用它来招待过了用膳时间的客人或零星散客，非常方便。风结束后，客人吃上一口知府发明的面条，倍觉与众不同，自然赞不绝口。很快，这种制作面条的方法传了出去，街坊百姓学着炸制，色香味俱佳，既方便又快捷，故家家户户都模仿着做，成为一种流行小吃。由于这种面是伊秉绶发明的，因此叫做“伊面”，而伊秉绶的书法落款均为“汀州伊秉绶”，因此在广州、扬州菜馆，这种油炸过的鸡蛋面叫做“汀州伊面”。

方便面的鼻祖“汀州伊面”就此诞生了。

伊秉绶书法以隶书见长。据说乾隆建成“承恩殿”，下诏群臣书写匾额，最终选中了伊秉绶书写的隶书。从此，伊秉绶清雅古朴的隶书和汀州伊面一起名扬四海，广东至今保留着伊面的做法和叫法，还衍生出了“彩虹伊面”。据说，现代方便面之父——日籍华人吴百福借鉴了伊秉绶在面粉中加鸡蛋再油炸的做法，推出在面粉里加动物骨骼等营养物质的“鸡丝速食面”。它一问世，就受到消费者的欢迎，逐渐形成一个庞大的产业。时至今日，一些厂家仍把生产出来的方便面称为“伊面”。

虽然日常生活中不怎么吃方便面，但大西北一路走来，我打心眼里向往方便面，一包在手如释重负。那时，尚不知方便面源起于自己家乡，原名“汀州伊面”，最初的做法是面粉加鸡蛋，炸至金黄后再烹煮。伊，伊秉绶也，乾隆年间进士，著名书法家，有“一字一两金”的盛誉。

伊秉绶曾任广东惠州、江苏扬州知府，他特别喜欢结交名人雅士，尤其喜欢与文人墨客宴游唱和。来访者，不论亲疏远近贫富老少，意气相投便挽留款待。来访者如云，常常一顿饭未散，又有客人登门来访，伊秉绶出身汀州客家，天生热情好客，不管来人多少都尽量招待。因此，伊府常是一席接一席，厨师要不停地买菜做饭，疲于奔命。

愁得要秃头的厨师对主面条进行各种改良，因为面条备少了不够用，备多些第二日就坨了。一天，累得迷迷糊糊的厨师把面条错扔进沸腾的油锅里，手忙脚乱把面条捞起来再煮呈上去，厨师哭丧着脸收拾行李，准备好被赶回家。惴惴不安的厨师等来了伊大人的亲切接见，表扬他晚上做的面条特别筋道，香！在知府和厨

自禁地展示自己的劳动成果，脸上洋溢着快乐。棉花组、萝卜白菜组学员的展示过程大致相似。最后还有评比、颁奖环节。

满园的农作物，满园的学员，满园的欢声笑语，让我切身感受到，二十四节气牵扯在这里安家落户、各得其所。整个研学过程，犹如一场故事会，理论指导与劳动实践结合，知识传授与实训演练结合，个人领会与群体互动结合，怎能不受欢迎呢？这些学员都是“种子”，他们会将自己的生发之力传播给他们的学生，农耕园将会呈现更加蓬勃的生机。

怎样让二十四节气在新时代融入人们的生活？这是一个不错的尝试。

二十四节气是我们的祖先根据气象地理情况总结出来的文明大数据，它影响和指导了中国人几千年，到今天依然在发挥作用，可以称之为典型的中国时间。有品质的美好生活，就是按照节气来过的生活。我国将每年秋分设为农民丰收节，将清明节作为法定节假日等，都说明节气不仅是农耕文明的产物，也是生态文明的体现，是中华民族五千年来尊崇的文化自信。

2016年，“二十四节气——中国人通过观察太阳周年运动而形成的时间知识体系及其实践”被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“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”。河洛地区作为我国农历二十四节气的重要发源地和实践地，若能以非遗节气为切入口，讲好生态文明建设的黄河故事，或通过保留和传承与二十四节气有关的民风民俗，带动乡村旅游，从中国传统农业中挖掘旅游产品，将成为乡村振兴的重要抓手。

这样的农耕园，不仅是孩子们的研学乐园，也是都市成年人感知、验证二十四节气与农事活动的试验场。不管科技如何发达，我们与土地的亲密关系、与二十四节气的联系纽带，都不会断裂。二十四节气的诗意故事，仍将以更加新颖生动的形式讲下去，让过度依赖手机的人们，更好地感知物候变化和节令玄机，更加热爱大自然，过更有品质的生活。

读懂十二时辰，就读懂了我们的一生；读懂二十四节气，就读懂了中国的农耕文明。

2020年，来自石家庄的万能青年旅馆乐队发布了新专辑《冀西南林路行》，距他们第一张专辑已经十几年了，跟我来泰国的时间一样长，真是铁树开花的感觉。这张专辑我听了一天，在热血沸腾心跳加速之后，冷却，心如一把冷水中淬火过后粗冷宁静的铁剑，它混乱无序地刺穿精神和肉体，最深层的是唤醒了我的思乡之情，一瞬间，我泪如泉涌。

“思乡”是一个古老的、永恒的却又常新的、多样的话题，但现在没有多少人愿意碰这个话题，一方面科学技术的发展，交通与即时通讯的便捷，已经完全消散了当年那种车马慢、时间慢、一封信走一个月的期盼与思念。另一方面，写思乡，总感觉不够真切不够时尚。我来泰国十几年，在泰国华文文学界发表了不少作品，仔细想想，没有触景生情的思乡之情，一方面泰国社会所呈现的中华文化因子，多深深打上了两广等中国南方烙印，偶尔在耀华力路看到印着“山东”字样的装苹果的纸箱子，以及“天津”字样的翻炒栗子的广告牌，思乡之情如闪电，瞬间划过脑海又被淹没在满大街潮汕风格的粿条、功夫茶、烧腊以及色彩繁复的庙宇建筑中。作为一个河北人，面对这些文化因子，距离感与新鲜感时刻让我感到中华文明博大多彩。来泰国十几年，对现状和未来的专注，是生活的主流，然而这张专辑，太行、冀西南、采石具有河北泥土气息的词语不停地扑面而来，穿过鼓膜注入每一个脑细胞中，那些关于家乡的记忆，重新活生生地笼罩下来，复活。

我的家乡，从大了说是河北，简称冀，这个字笔画很多，记得小时候大人为了方便，就写一个北字，然后下面再划一横，大人说，那一横就是黄河。冀地非常大，从北到南，有山有海，有草原有大漠，有平原有茂林，然而在全国来看，很少出现河北的新闻，河北整体的气氛就是这么平实平淡。我的家乡，从小了说是冀南的邯郸，一个古老的城市，这里有英雄有大儒，比如赵武灵王和荀子就是邯郸人。

我在冀西南太行山边缘生长20多年，在中国著名铁矿石产区武安市与邯郸市的交接处，从小耳闻目睹，这一带都是煤矿、铁矿、采石场、水泥厂、煤电厂、巨大如富士山的矸石堆，高大的白杨树矗立在布满煤渣的309国道两边，一望无边。太行山就这样把心窝子里的煤铁石头，所有实实在在的好东西，都一天天掏出来，输送到全国各地，变成高楼大厦，变成暖气煤电、变成铁路桥梁。偶尔我也会想，也许我在泰国住的楼房里，那些深埋其间的钢筋水泥，就来自太行，来自我的家乡，我还在太行的心中，如在母亲温暖的怀抱。

上小学时，学习课文《愚公移山》，太行与王屋，两座大山“方七百里，高万仞”愚公感动了神仙，两山被巨力之神搬走了。太行不像南方的山那么灵气，在太行山走了很久很远，也见不到一棵像样的大树，酸枣树和荆条灌木缠绕在一起。也能见到一些果树，柿子核桃山楂石头缝隙也能长，偶尔还见到山楂树，但总体看起来，太行山就是一块纯粹的大石头，泥土和树木的出现都似偶然。就在这看似枯燥的山区，却也诞生了许多伟大的故事，女娲补天发生在这里，娲皇宫常年烟火缭绕。《警世通言》中“赵匡胤千里送京娘”的故事，也发生在这里，现在京娘湖已经成为著名景区，铺上了网红玻璃吊桥，游人如织。记得前两年回去，带父母去那里逛逛，母亲感叹道，来到这山沟里30年了，还是第一次来这里旅游。当时听到她这么说鼻子就有点酸，我又想起过去我们山沟里，弯着一条铁路，只有一列从天津到涉县的火车来往，我们晚上吃完饭就去铁路沿线散步，火车的窗户散发出绿色的光，像一条巨大的毛虫，在山沟里缓缓蜿蜒，当时也是母亲说，天津到底是什么样啊。后来我的泰国媳妇去天津读博士，她就去那边看她，见到了几十年前就想去的天津。我父亲在太行山地下八九百米的深处挖了一辈子煤，后来我带他们来泰国普吉岛，他毫无顾忌地一头扎进了安达曼海深海里，我吃惊地问，你居然会游泳啊？

地理上讲，巍巍太行八百里，自北而南贯穿于中国大地，上接燕山，下衔秦岭，是华北平原和黄土高原的地理分界，也是中国第三阶梯向第二阶梯的天然一跃，被历史地理学家称为“天下之脊”。从小听说和经历过太多关于太行山的人与事，但这一切在我离开十几年后，偶然想起，觉得亲切又遥远，真实又梦幻。我已经十几年没有见过家乡的大雪，记得我们上小学时曾在雪后步行好几公里，站在太行山上大声背诵毛主席的《沁园春·雪》，山风呼啸，耳垂都冻裂，但阻挡不住体验千里冰封、惟余莽莽的激情。现在，泰国没有雪，终年炎炎，芭蕉椰树丛生，棕榈簇拥环绕，鸡蛋花飘香，我在这里，如同一棵来自太行的酸枣荆条，安逸地生长，偶然听到一张关于家乡“冀西南”的音碟，犹如一夜北风，唤醒了些许回忆。

现在，《采石》这首歌的最后，电子乐器做出的爆破声、机械轰鸣声和尖利的小号声交织在一起，我仿佛看到滚滚巨石被从太行山上剥离，打碎成尘，千座山峰化作水泥，被输送到全国各地、世界各地，我在内心不停地重复其中一句歌词：“此生再不归太行”，也许我这一生，如尘的生命要终老他乡，无法再归太行，只能以一种魂游的方式去思念，去怀想。



本版图片均来自网络

难忘太行

杨
棹
(泰国)